

我至今忘记不了孩提时代听到过的笛声。寒冷的冬夜,萧瑟的北风,一声无依无靠的笛子,呜咽颤抖,如泣如诉,表达着人生的艰难困苦,孤独凄清,轻回低转,听之泪下。不知道这算不算我这一生的第一节音乐课。

我慢慢知道,声音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无影无踪,无解无存,无体积无重量无定形,却又入耳牵心,移神动性,说不可言之言,达意外之意,无为而无不为。

我喜欢听雨,小雨声使我感觉温柔静穆和平而又缠绵弥漫无尽。中雨声使我感到活泼跳荡滋润,似乎这声音能带来某种新的转机,新的希望。大雨声使我壮怀激烈,威严和恐怖呼唤着豪情。而突然的风声能使我心一下子抽紧在一起,风声雨声混在一起能使我沉浸于忧患中而又跃跃欲试。

我学着唱歌,所有的动人的歌似乎都带有一点感伤,即使是进行曲谐谑曲也罢。当这个歌曲被你学会,装进你的头脑,当一切都时过境迁的时候,记忆中的进行曲不是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温柔吗?即使是最激越最欢快的歌曲也罢,一个人唱起来,不也有点寂寞吗?一个真正的强者,一个真正激越着和欢笑着的人,未必会唱很多的歌。一个财源茂盛的大亨未必会去写企业家的报告文学。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大约不会去做特型演员演革命领袖。一个与自己的心上人过着团圆美满的夫妻生活,天长地久不分离,人丁兴旺,子孙满堂的人,大概也不会去谱写吟唱小夜曲。

莫非,艺术是属于弱者、失败者的?

我喜欢听单弦牌子曲《风雨归舟》,它似乎用闲适并带几分粗犷的声音吐出了心中的块垒。我喜欢听梅花大鼓《宝玉探晴雯》,绕来绕去的腔调十分含蓄,十分委婉,我总觉得用这样的曲子作背景音乐是最合适的。河南坠子的调门与唱法则富有一种幽默感,听坠子就好像听一位热心的、大嗓门的、率真本色中流露着娇憨的小大姐由来到去(趣)地白话。戏曲中我最动情的是河北梆子,苍凉高亢,嘶喊哭号,大吵大闹,如醉如痴。哦,我的燕赵故乡,你太压抑又太奔放,你太古老,又太孩子气了。强刺激的河北梆子,这不就是我们自己土生土长的“滚石乐”吗?

青年时代,我开始接触西洋音乐,《桑塔露琪亚》《我的太阳》《伏尔加船夫曲》《夏天最后

在声音的世界里

□王蒙



一朵玫瑰》《老人河》。所有的西洋歌曲都澎湃着情潮,都拥有一种健康的欲望,哪怕这种欲望派生出许多悲伤和烦恼,哪怕是痛苦也痛苦得那样强劲。

很快,我投身到苏联歌曲的海洋里去了。《喀秋莎》和《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打头,一首接一首明朗、充实、理想、执着的苏联歌曲掀起了我心头的波浪,点燃了我青春的火焰,插上

了我奋飞的双翅。苏联歌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命运的一部分。不管苏联的历史将会怎么写,我永远爱这些歌曲,包括歌颂斯大林的歌,他们意味着的与其说是苏联的政治和历史,不如说是我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音乐毕竟不是公文,当公文失效了的时候(尽管与一个时期的公文有关的),音乐却会留存下来,脱离一个时期的政治社会历史规定,脱离那时的作曲家与听众给声音附加上去的种种具体目的和具体限制,成为永远的纪念和见证,成为永远可以温习的感情贮藏。这样说,艺术又是属于强者的了,艺术的名字是“坚强”,是“恒久”,正像一首苏联歌曲所唱的那样,它是“在火里不会燃烧,在水里也不会下沉”的。

说老实话,我的音乐知识、音乐水准并不怎么样。我不会演奏任何一样乐器,不会拿起五线谱视唱,不知道许多大音乐家的姓名与代表作。但我确实喜爱音乐,能够沉浸在我所能够欣赏的声音世界中并从中有所发现,有所获得,有所超越,排解、升华、了悟。进入了声音的世界,我的身心如鱼得水。莫扎特使我觉得左右逢源,俯拾即是,行云流水,才华横溢。柴可夫斯基给我以深沉、忧郁而又翩翩潇洒的美。贝多芬则以他的严谨、雍容、博大、丰赡使我五体投地地喘不过气来。肖邦的钢琴协奏曲如春潮,如月华,如鲜花灿烂,如水银泻地,听了他的作品我会觉得自己更年轻,更聪明,更自信。所有他们的作品都给我一种神圣,一种清明,一种灵魂沐浴的通畅爽洁,一种对于人生价值包括人生的一切困扰和痛苦的代价的理解和肯定。听他们的作品,是我能够健康地活着、继续健康地活下去、战胜一切邪恶和干扰工作下去、写作下去的一个保证、一个力量的源泉。

流行歌曲、通俗歌曲,也自有它的魅力。周璇、邓丽君、韦唯,以及美国的约翰·丹佛、芭芭拉,德国的尼娜,苏联的布加乔娃,西班牙的胡里奥,都有打动我的地方。我甚至设想过,如果我当年不去搞写作,如果我去学唱通俗歌曲或者去学乐器或者去学作曲呢?我相信,我会有一定的成就的。并非由于我什么事都逞能,并非由于我声带条件特别好,只是由于我太热爱音乐,太愿意生活在声音的世界里了。而经验告诉我,热爱,这已经是做好一件事的首要的保证了。

人生因有音乐而变得更美好、更难以被玷污、更值得了,不是吗?

火上功夫

□尤今



盐鸡在福建省的漳州极负盛名。到云岩洞去玩,有一道长长的石阶迤迤迤地伸向高高的洞口,石阶两旁,露天小食店多如过江之鲫,全都主打盐鸡。

点了一只。

伙计从鸡笼里把鲜蹦活跳的鸡子抓出来,刀起刀落,嫩鸡魂归离恨天。剥毛、洗净,居中剖开,放入黑色大锅中,再将一层粗盐和多层班兰叶密密地覆盖在鸡子身上,然后,把黑锅搁在以砖块砌成的土灶上,压上盖子,用慢火天荒地久地烧。在缓缓升高的温度里,盐气与盐味不动声色地形成了一股气流,强悍横蛮地侵袭鸡只,鸡束手无策,被势如破竹的气流团团夹攻。

一个小时后,取出。哇,嫩嫩的鸡肉,软软的鸡骨,全都缠着缕缕若有若无的盐香,热腾腾香喷喷光艳艳,是美味的极致,吃得心花怒放,幸福满满。

次日,到闹市的一家餐馆,意犹未尽,再点盐鸡。

然而,只浅尝一口,便搁箸悲叹——鸡肉绵软无弹性,味儿死咸,简直就是踩躏我可怜的味蕾。

当地朋友向我分析,小食店做盐鸡,用的是自己下足心思饲养的嫩鸡,现宰现煮;而在烹制时,又不怕麻烦地采用了传统的老法子,自然风味十足了。大餐馆呢,用的是养鸡场大量生产的“样板鸡”,又采取“急就章”的方式来烹制,当然也就味同嚼蜡了。

记得在南非旅行时,我也曾碰过类似的经验。

好些餐馆,总爱在菜单上慎重地声明:“本店的牛扒是炭烧的”。原本不知道炭烧与铁板烧有何差别,尝过之后,才知道天差地别。

铁板烧,只要轻轻松松地调好烧烤的时间,时间一到,便大功告成。五分熟、七分熟、九分熟或者是全熟,一丝不苟,规矩矩矩,一切都在意料中,是“制服化”的产品;像畜养的小牛,温驯乖巧。

炭火烧呢,却是耐心与功夫的考验。守在热气逼人的炭火前,慢慢翻转、慢慢烧烤,火候全由人力控制。烤好的牛扒,焦焦黑黑不甚看头,一咬下去,偏又咬出一泡软软香香的油脂;表面上枯干如柴,嚼在嘴里偏又嫩滑如水。一块小小的牛扒,千回百转,处处给人难以逆料的惊喜,像一头桀骜不驯的野牛,充满魅力。

用了多少功夫,便显现多少成绩,放诸四海而皆准。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杨军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图
图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报



大家V微语

●羡慕那些有所见而不为所动的人。因为活得简单,就不会在多余的事情上纠缠。因为知道自己要什么,也就不再什么都想要。

●有的人身在欲望的泥潭,心底却向往简单。这样的人活着,是一种挣扎。一方面

有所见而不为所动

□马德

俗世的喧闹逃不开,另一方面渴求精神深处的宁静。

●当然了,挣扎说明还没有完全被利欲熏心。恰恰因为这样的苟且和妥协,才能让灵魂的一角,始终葆有一片光亮。有的人入

戏太深,已卸不下华服,洗不去油彩,他们深陷在各自的套路里,难以自拔。

●在这个喧嚣的人世,我相信干净和简单。因为,一群人声嘶力竭拼命追逐的时候,也总有人退居一隅,淡看一切。

那些年那些事儿

一壶酽茶

□孙岩

我爱喝茶,就算口渴难耐也极少喝白开水。在南方人眼里,东北人喝茶太过粗陋,糟蹋了茶文化,骨子里瞧不起这种粗枝大叶的喝茶方式,我却不以为然。我从小在北方农村长大,看着老辈儿人对于茶的热爱,让我对茶有了另一番理解。

上世纪80年代初,北方农村虽解决了温饱,但物质还比较匮乏,即便如此,茶却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当然,那时的茶品远不如今天之万一。当时供销社只卖一种三五毛钱一斤的碎末茶:“大把抓”,也叫“冒烟茶”,现在看,那应该是红茶里一种极为廉价的茶叶末。顾名思义,因茶叶太细碎,且杂质太多,一抓一大把,一抓就冒烟儿而得名。这种茶抓上一小撮放进茶缸里,开水一冲,褐红色的茶水翻滚着,有一层细末漂浮在茶缸子上面。喝的时候,需小心翼翼地把茶叶末向两边吹拂,才能吸溜着喝茶水。这样的茶,现在可能无人问津,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那可是家家户户的珍品。先得可着老辈儿

人喝,年轻人偶尔喝点也必定控制着“一小捏”的量,或者像我们孩子一样,“遛茶叶根儿”,就是蹭老人们喝淡了的茶。

当时的农村是没有暖水壶的,一个大铁茶壶,里面是煮沸的茶水,放置在燃烧着旺火的炉盖子上,或者把茶壶坐在炕上粗陋的泥火盆里,随喝随倒。村庄不大,前街后院都是沾了亲的,冬闲无事走动得也多,有来串门子的赶紧招呼着上炕,盘腿端坐,倒上壶里滚烫的热茶,点上大烟袋,聊一聊今年的雨水收成,再唠一唠院子里的猪马牛羊,一坐一大天,一唠一大天,浓酽的茶也一喝一大天。

东北人喝茶不讲究什么形式,只是单纯地喜好喝茶,至于茶的好坏没那么重要,当然这也与地域有关。东北乡下,本就不是茶的产地,供销社常年卖的就是这一种冒烟茶。没见过也没喝过其他品质的茶,自然对茶也没有过多的要求,喝出茶味儿就行。喝茶器皿也没有南方的排场和讲究,标配是那种老式的大搪瓷缸子,白

色绘有一些吉庆图案。茶缸里通常结了一层厚厚的茶渍,这茶渍是不必清理的,若是谁家勤快媳妇儿用碱给老人家的茶缸子蹭个干干净净,不仅不讨喜还要被骂的。这也是一种炫富的象征,一是证明我家有茶喝;二是若真一天半晌断了茶,就在这有着厚厚茶渍的茶缸里倒上水也是一股子茶味儿,也能解一解茶瘾。

东北人口味重,茶必得沏得酽酽的,闭上眼睛,闻闻茶香,吹开浮着的茶末,“滋溜滋溜”地喝着热茶。庄户人喝茶不一定非要在堂屋里端着喝,院落里有活计的忙忙就忙,茶缸子就放在不远处的窗台上或者马车上,累了就喝两口茶缓缓精神。下地干活也会用老人们吃完的罐头瓶子沏一壶浓茶带上,锄完两垄地,坐在地头头猛喝几口马上就疲惫全消。相比南方的精细和讲究,北方人多是一份自在和豪放,喝的就是个解渴解乏、提神醒脑,喝的就是个茶的功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茶文化的体现。